



聖賢

聖賢

國山書

國山書

國山書

阮逸

國山書

人性為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邪正態度變露莫狀溷而莫睹其真也惟至哲為能以材觀情索性尋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見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鬪異者得肆其說蔓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

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  
無銖髮蔽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  
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  
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  
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  
王者得之為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為治性脩身  
之撒括其効不為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  
金美玉篋藏一啓而觀者必知其寶也

人物志 有序

魏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儒林祭酒劉 昞 注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聰明著其象聰明

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計者六藝之總司知人

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

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君子之資小人資師資相成其人者

尚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五方異俗

易其方制其俗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雖不易其



禮為首雖不改其躬南面則接俊逸輔相之材皆所  
俗常以孝友為本

以達眾善而成天功也繼天成物其任至重故天功

既成則並受名譽忠臣竭力而効能明君得賢而高

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為稱舜以登庸二八為功湯以

拔有莘之賢為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為貴由此論

之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

哉采士飯牛秦穆所以成西戎是故仲尼不試無所

援升猶序門人以為四科泛論眾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為

四科之首叙生知為三等之上明德行又歎中庸以

殊聖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尚德以勸庶幾

之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

能終訓六蔽以戒備材之失仁者愛物蔽在無斷信

材之常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察

順其所則疾恹恹而無信以明為似之難保聖人

聖人難之聽其言而觀其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

以知居止之行求必契始以外之精粗可觀矣人物

之察也如此其詳序不詳察則官材失其荒矣是以敢依聖

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

人物志目錄

上卷

九徵一

流業三

中卷

材能五

接識七

八觀九

體別二

材理四

利害六

英雄八

下卷

劉

卷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人物志卷上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  
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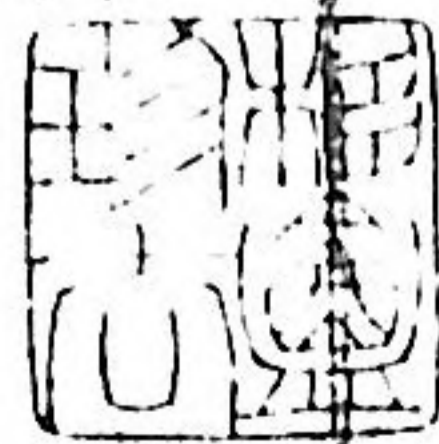
九徵第一

人物情性志氣不同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

質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

也知無形狀故常而照不能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



為質質不至則不能稟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

體五行而著形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循可即而求

之者得其情素也故相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受質白

味其受和中之者良田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

其味得和焉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

致用自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

而後求其聰明和必存雖超逸絕羣若氣性不聰

明者陰陽之精高目坎耳初陰陽清和則中散外明

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

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得之於耳故明白之士達動

之機而暗於玄慮則欲速而或疾以之深慮則抗

而不玄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

入也玄慮之入而困於速捷性安沉默而

之問靜則玄微之道以循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

水內膜不能外光明人各有能以進趨委守成於玄慮然後

物止符節出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天地之定性

體美筋勇色青血勇色赤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

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

之實各有所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

柔者謂之弘毅弘毅也者仁之質也木則垂蔭為仁

不能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則

照察為禮之本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

信之基也基不貞固不能信之基也筋勁而精者謂之

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決不能斷割為義之決色平

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智之原不

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恒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

五常之別列為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而溫

而不直則懦擾剛塞而弘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決

而不毅則剛而不毅則剛寬栗而柔立

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恃簡暢而明

砥火之德也簡

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人情萬化不

而不暢則滯明而不暢則滯明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

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故心質

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

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

容之動業業踳踳德容之動顯顯叩叩夫容之動作



發乎心氣心氣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繁

乃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有和平之聲

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夫聲暢於氣

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

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音

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神貌色徐疾為徵神見貌則

情發於目目為心候故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傾倚

則視不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然皆偏至

之材以勝體為質者也威不能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

其事不遂能勇而不隨之是故直而不柔則木木疆

失其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膈固而不端則愚自是

陷於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暢而不平則蕩奸智

蕩然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怯仁而能夫

之上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御五質內充

五精外章五質滯凝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心清目

自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

形有淺深耳尋其精色視其儀象能知精神則窮理

盡性聖人故能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盡九質

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故然則平陂之質在於

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

精精則實明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

彊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躁靜之決在

於氣氣者決之地也氣盛決慘憺之情在於色色者

儀儀正由態度之動在於容容者動之符也故表動

急之狀在於言言者心之狀也故心急其為人也質

素平澹中散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

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孰能與於此人其九徵有違

違為乖則偏雜之材也或筋勁植固而儀不崇直三度

不同其德異稱儀材荷一至之名兼材居德故偏至

之材以材自名各有其名也兼材之人以德為目仁

禮禮智得兼德之人更為美號道不可以一待肯物而不

為仁仁齊眾形而不知為德疑然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

庸庸居中庸常故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大義不可親

無德而稱寄其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

稱也施仁以親物立義以利仁一至謂之偏材偏材

失道而成德抑亦其次也

夫道而親物立義以利仁一至謂之偏材偏材

小雅之質也徒守一行無義徒義而無仁未能兼濟一

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純訐似通而非通一

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怙之人也善惡參渾心無

胡可擬議無怙依似皆風人末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末流

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畧而不槩也豈蕃徒成羣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汎然不繫一貌故鹵而不嫌

謂之醜耶無嫌可容淡而不醜謂之淡耶質而不縵

謂之質耶文而不績謂之文耶能威能懷能辨能訥

居醜淡之和處質文之際是以望之變化無方以達

為節應變適化是以抗者過之勵然抗奮於而拘者

不逮拘抗無為於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

所失養形至甚則虎食其外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

正失在激訐訂刺生柔順安恕每在寬容失在少決

多疑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慢法生精良

於怒懦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難生彊楷堅勁用在楨

幹失在專固專已生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

傲岩生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清介

於機辨

廉潔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於廉潔休動磊落業在攀

躋失在䟽越躋越生於磊落沉静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

遲緩生於沉静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漏露生於徑盡多智

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隱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

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拘抗者自是以奮勵而指

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或抱木樵或猶晉楚

帶劔遠相詭反也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左右雖殊各以其用

而不達理者橫相誹謗是故彊毅之人很剛不和不

拘抗相反皆不異此抗以柔順為撓弱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

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很彊剛戾何柔順之人緩

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劇安其舒抗以猛

劇傷安其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寡斷何雄

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惟竭

其勢以順恐為惟怯而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其勢悍

毀跌何約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悞於為義而

以勇為狎增其疑以勇戇為輕侮而是故可與保合

難與立節思患多忌何凌楷之人秉意勁持不戒其

情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以辨博為浮虛而是故

可以持正難與附衆執意堅持何衆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賡

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措為繫遂其流繫以措而遂

其流宕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濫何弘普

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

濁以拘介為狷之心疾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周洽

何風俗狷介之人矻甫廉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

而以普為穢益其拘益以弘普為穢雜而是故可與守

節難以變通通道狹津隘何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

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以沉靜為滯屈而

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沉靜之人道

思廻復不戒其靜之達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悞以動為

麓疏而美其悞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廻復何

樸露之人中疑實陷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

露其誠露以權譎為浮誕而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

實確對直何鞫譎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

而以盡為愚貴其虛以款盡為愚直而是故可與讚

善難與矯違違鞫譎離正何夫學所以成材也疆殺靜

順厲恕所以推情也通推已之情偏材之性不可移轉

矣固守性不從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教之

激訐之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意之所非不信

者逆信而詐者得容為偽也詐者逆詐推已之詐謂

者或受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各是已能

也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

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萬物也矣

流業第三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有清節

家行有法家立憲有術家智慮有國體三材有器

能而三材有臧否是非有伎倆工錯意有智意能鍊有文

章屬辭有儒學深明有口辨給捷有雄傑過人若夫

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

建法立制疆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

道化策謀竒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

三材皆備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

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

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

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

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則清節之流

不能弘恕以清為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已不寬恕則是非生

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

法制於近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是

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

以術求功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

於正短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

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故雖波流分

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耳目殊管其用同致能屬文著

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

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

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丘生是也膽力絕眾材

畧過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

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主德不預焉主

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

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眾材達眾是故主道立則十

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為則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

掌以道德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法術家之

教道胄子

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於

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總御百官臧否之材師事

師氏之佐也以分別是非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制宜

以佐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儒學之材安

天官之任也保掌以德教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紀

後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掌之應答驍雄之材將帥

之任也掌轄師旅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

而太平用成太平之所以成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

平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警大匠善規則一材

處權而衆材失任矣惟規之用則矩不得立其方繩

成材理第四材既殊塗理亦異趣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惑及其論

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端事有萬

舛駁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

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詭理多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

明有四家明通四部情有九偏以情犯明流有七似

似是而非說有三失辭勝理滯難有六構彊良競氣

其流有七辭勝理滯難有六構彊良競氣



通有八能能聰思明達者八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

理也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務在憲制禮教

宜適義之理也進以理教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

在於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

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是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

有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容不躁擾能通自然道

理之家也能以道為理故質性警徹權畧機捷容不遲

速心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審於理煩故質性和平

能論禮教禮容教不得中則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為禮

故明於質性機解推情原意容物不得意則能適其變

情理之家也能以情為理故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

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真情動於性情勝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用意不玄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

而高遠志性剛則歷纖理則宕往而䟽越志遠故抗厲

之人不能迴撓用意不旋屈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厲性

則理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滯礙則堅勁之人好攻

其事實用意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性確則涉

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

用意疾急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窮性則

不在退挫志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窮性則

則恢愕而不周遺大浮沉之人不能沉思用意虛

淵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性浮則立事要則熅炎而

不定志傲則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晚聽辯說

則擬錡而愉悅性淺則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

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論仁義則弘詳而

長雅性恕則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溫柔之

人力不休彊用意溫潤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理和

順擬疑難則濡煥而不盡依遠好奇之人橫逸而

求異用意奇特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性奇則案清

道則詭常而恢迂奇逸故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

心之所可以為理非心之所可以為理是若乃性不精

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

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有迴說合意似

若讚解者內外佯稱善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

斷者實自無知如不言觀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

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佯不應有慕通口解似悅而

不憚者聞言即說有似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

辭已窮矣自以跌則倚蹠理已跌矣實求兩解似

為妙而未盡辭窮理屈心樂兩解而言凡此七似眾

理不可屈者猶不止聽者謂之未屈人之所惑也非明鏡馬夫辯有理勝理至不可動有辭勝

辭巧不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說事

可屈別辭不潰雜朗然區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

失矣以其至關禁錮直而後過也夫九偏之材有

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於水流反則相非猶水火滅雜

則相恢亦不必同又不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

因其所能則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彼侯他日傷無聽

達則不難也為凡相難講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意彼

在徇而說以馬彼意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入

不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不善喻者百

言不明一意辭遠乎理雖沉濫多言百言不明一意

則不聽也誰自聽之不明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

本每得理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舍本而理

末則辭構矣以不尋其本理而善攻彊者下其盛銳對

彊梁始氣必盛故善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

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彊者意銳

難也之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動其聲色錯善躡失者

指其所跌彼有跌失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其

屈跌之而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聲色而已或

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

諭而已自又思以為難諭則忿構矣非徒怨爭夫盛難

之時其誤難迫且氣盛辭誤故善難者徵之使還意折

自相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顧藉

不聽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訾凡人心有所思

則耳且不能聽不聞雷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

欲人之聽已欲使他人之言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

已意則以為不解由彼方思故人不解人情莫不諱

不解謂其不諱諱不解則怒構矣於其亮怒忿肆凡

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造事

當須理定雖有變說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

知所由矣則人競說若不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

者取矣言盈庭莫肯執其咎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

能名如顏回聽思能造端得諸侯之盟乃明能見機

史駢觀目動辭能辯意伊籍答吳王一捷能攝矣

即知秦師退一

郭淮答魏帝曰自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攻能

知必免防風之誅子已學之於宋

奪守毛遂進也楚王從而謝之不奪能易子易子之省

辭則物主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

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偏材謂

人之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日矣各以所通是故聰能

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

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

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

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子謂之貿說之材通材

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

喻同即相是是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避下有盛色

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恒懷謙上聰叡資給不以先

人常懷退後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通理則止鄙誤在

人過而不迫見人過避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扶

人之所能則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姻胡安反與盲人

類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與燒虎之力倫說直說變無

所畏惡通材平釋信而後諫牙蟲聲之善音醜素其

善贊愚人之偶得不以嘉言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

其盛氣折謝不恡不憚銳跌方其勝難勝而不矜自理  
所矜也何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付是非於道期於得  
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曠然無懷委之  
物自理萬

人物志卷上

人物志卷中

魏散騎常侍劉邵撰

涼儒林祭酒劉昞注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 材能大小其準不同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函牛之鼎不可以烹

雞愚以為此非名也夫材猶器大小異或者治小

失其名也夫能之為言已定之稱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

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

寬急寬者弘裕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寬者弘裕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急切宜治小

寬弘之人宜為郡國使下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切

則煩碎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辦於已弘裕則網

矣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明能治小郡能治

大縣亦能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

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若夫雞之

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雞故鼎亦

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但有宜與不

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

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武者治軍旅夫人材不同

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脩已潔身有立法使人從之

之能法懸人懼有消息辨護之能周旋得節有德教

師人之能道術深明有行事使人謹讓之能云為得

於有司察糾摘之能督察是非有權奇之能務以奇

立有威猛之能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

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

朝也則冢宰之任為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

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

則公正之政法無私故掌秋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

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為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

助論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

為國則諧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行事之能謹讓之

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為國則督責之政辨眾

督秋官而權奇之能伎倆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

之任為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仕冬司察之能滅

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為國則刻削之政

是非章故佐師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

將帥之任為國則嚴厲之政體果毅故總六凡偏材

之人皆一味之美警以苦為實故長於辨一官工

揉材而而短於為一國兼掌陶治何者夫一官之任

以一味協五味警梓里治醢人調酢則五味成矣一

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

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五方不同風俗各異而人材

不同故政有得失以簡治易則得是以王化之政宜

於統大易簡而天下以之治則迂網踈而吞辨



之政宜於治煩事昔辨理以之治易則無易其於不

便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釋患難以之治平則無奇

也街數煩衆矯抗之政宜於治侈以之治弊

則殘俗弊治嚴諧和之政宜於治新以之

治舊則虛尚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止

以之治濫則失衆易民憚法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

以之治善則暴政猛民殘伎倆之政宜於治

富以國強以之治貧則勞而下困易貨政鑄故董能

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

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至於國

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為衆目之雋也人君之能異於

此以任法無為故臣以自任為能以竭力致功君以用人

為能國任臣以能言為能各言其能君以能聽

為能聽言臣以能行為能必行其言君以能賞罰

為能功過也所能不同臣有無為而故能君衆材也君

以有為代大臣斷則

利害第六建法陳術以利害歸於已

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夫節清之業著于

儀容發於德行德容外著心清意正則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

化德輝昭著故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

進理順則衆人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其

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弊而常顯

非徒不弊故為世之所貴德信有常法家之業本于

制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其道前苦而後治嚴

而為衆初布威嚴是以治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

所忌忌法皆衆已試也為上下之所憚憲防肅然其

功足以立法成治治道乃成其弊也為群枉之所讐

法行寵貴其為業也有故而不常用明君乃能用之

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術家之業出於聰

思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未行人無信者功其道先微

而後著精而且玄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為

衆人之所不識衆何由識其用也為明主之所珍暗

昧然豈其功足以運籌通變變以求通故其退也藏

於隱微計出微密其為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用

故或沈微而不章世布能用智意之業本于原度其

道順而不忤將順時宜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

矣庶事不逆已達也為寵愛之所嘉與衆同和其功

足以讚明計慮媚順於時言其敝也知進而退不見

忌害是以或離正以自全故遺於正其為業也謂而

難持雅情謂非故或先利而後害知進忘退減否

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斫清而混雜故其未達

也為衆人之所識清潔不汗已達也為衆人之所稱

業常明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其故也為

詆訶之所怨詆訶之徒其為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

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清亮為時所稱伎倆之業本

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伎計如神其未達也為衆人

之所異伎能出衆故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遂事成

務其功足以理煩糾邪釋煩理邪其敝也民勞而下

困上多端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道不

其能而用接識第七兼能已接物供識同體

夫人初甚難知難得厚情深而士無衆寡皆自以為知

人故以已觀人則以為可知也已尚清節則凡清觀

人之察人則以為不識也夫何哉由已之所尚好在

清節人之所好在

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則善策思

而或失異量之美思法者雖美乃不取何以論其然夫

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

常度在正直故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是以致治

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

方直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齊術謀之人以

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畧之奇度在思謀故而不識遵

法之良謂思謨足以化民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

能識方畧之規度在辨護故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

以立功何以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誥之

權度在原意故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為正

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

之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滅否之人以

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而不以伺

儻之異謂譴訶乃成教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能

識捷給之惠度在割析故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論

何以含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為是取

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取異體也

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則善策畧

七之而或失異量之美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

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衆材也能識性行之

常度在正直故悅有恒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為也

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分故悅

之方直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齊業何以術謀為術謀之人以

思謨為度故能成策畧之奇度在思謀故貴策畧之人而不識遵

法之良謂思謨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為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

能識方畧之規度在辨護故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計足

以立功何以制度為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諳之

權度在原意故悅諳諳之人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為正何以法理為也

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能

之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為也臧否之人以

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悅訶訶之人而不以

儻之異謂譴訶乃成教何以寬弘為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

識捷給之惠度在給析故悅敏給之人而不知含章之美謂辨論事乃理

何以含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誰肯道人之為是取

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胡越接而情通取異體也

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年而逾此凡此之類皆謂一

流之材也故同體則親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

及異數能法家兼術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法以

治者所以舉不過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體法術兼行者盡有

諸流則亦能兼達眾眾材當位物無不理八材故兼材

之人與國體同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欲觀其一隅

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

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

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

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

失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察言之時何以

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為之名目如是

兼也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如陳以美欲人稱之已

有善因事類杼盡人之所如陳以美欲人稱之已欲令人言常稱已

有善耳不樂聞人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不疑聞法則疑

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不疑聞法則疑

其說詐疑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理者意近故聞深

則以疆兵之義示之不入異則相返反則相非心術深則

得而相聽是李兌塞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見美

以其多方疑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待時來語然為

似見美也高談則為不遜辭護理高遜讓不盡則以為淺陋言

寡氣疑言稱一善則以為不博未敢多陳歷發衆奇

其淺薄則以為多端偏舉事類則欲以先意而言則以為分

美言合其意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欲補其失說以

對反則以為較已欲反其事而明言博以異雜則以

為無要控盡所懷論以同體然後乃悅第兄忿肆為

則欣暢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非

而和悅乃至譽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姻護欲人同已

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

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物尚有之故

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武以英為名是故聰明秀

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

校其分數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各以二分

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

後知而何以論其然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

則說不行智而無膽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

則事不立勇而無謀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

機智以謀事之始待雄之不能行則雄以其力

服衆以其勇排難非力衆不排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

功乃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得金待水而後成養功

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

事機智何能坐論而明不見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

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行明能循常勇不為若

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

力雖絕群膽雄不力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

事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將帥謀力能先登臨事無必

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

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

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張良英智多韓信雄

膽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于制勝

雄可以為將揚威于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

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

也英以致智智能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

盖世明能合變濟江焚粮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

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漢高祖英分多故群



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

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

勝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外物何由入徒雄而

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何以接之故雄能得雄不

能英成群虎自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鸞鳳自故一人之

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

業也武隆當年福流後世則

八觀第九群材異品志各異歸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或慈欲濟恤而怯

厚而乞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愠作則三曰

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微質相應四曰觀其所由以辨

依似依似察其所安昭然可辨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

純愛則物親而情通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所得其

則恕達其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計刺雖短而八

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體衆材而材不能達何謂

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剛質無欲所以

為所遠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以此欲勝剛

剛而不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

不恤者厲必有剗有厲而不到者若夫見可憐則流

涕慈心發於中將分與則恡書是慈而不仁者濟恤仁必觀

危急則惻隱於內情動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

為恤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於貌顧利慾則內徯是厲

而不到者無慾必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財

傷於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於仁厲而不到者

則慾奪之也於利慾害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

也愛則不施何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畏懦不

行之能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剗也剗之能成何是故

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仁質既弱而有伎貪悖

之性勝則彊猛為禍梯廉質既負而性強亦有善情

救惡不至為害惡物宜翦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愛惠

分篤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助善

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非也救濟過厚

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雖是故觀其奪

救而明問雜之情可知也或畏恡奪慈仁或救過

而恕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

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視發言之旨趣夫觀其

辭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

否也聲和而能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彼唱此和

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顯唱正不善言應玄也識之

是曰經緯玄白通也明辨是非移易無正雜也一理不

言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散也見事過人明也

以明為晦智也心雖明之微忽必識妙也而能察之

美妙不昧踈也是曰踈朗測之益深實也探之愈精

猶泉滋中出假合炫耀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

自見其美不足也智不贍足恐人不伐其能有餘也

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失實必有憂患

之色乏而且荒憂患在心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

塵垢喜色愉然以懌愠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

無常粗白粗赤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言亦從之是故

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言強和

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

信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膏者未

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強行不然之言

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達心懼而怒容雖欲達

之精色不從心動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情雖在外形

萬貌粗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

然後審矣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

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

生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氣清力勁

則烈名生焉氣既清矣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勁智既

精理則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直而又美集于端質

則令德濟焉質微端和加之學則文理灼焉圭有

成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其尋

質氣覽其清濁雖有多少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

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訐依訐似直以訐訐

善似直之訐純宥似流不能通道質氣俱宥依宥似

通行傲過節似通之宥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

訐則同其所以為訐則異直人訐善刺是非純通

者亦宥宥者亦宥其宥則同其所以為宥則異通人

簡而達道純宥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溫

傲僻以自恣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和

以為直所直而好訐者偏也性直過訐而不自直者依

也純訐似直道而能節者通也所以道自節通而時過

者偏也性通時過客而不節者依也純客自通偏之

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或質同通直是故輕

諾似烈而寡信臨難畏怯不能許死多易似能而無

效不顧材能自謂能辦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

訶者似察而事煩誚訶之人訐施似惠而無成當時

終無所面從似忠而退違却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

也紫色亂朱亦有似非而是者功實則是非其大權似

姦而有功伊去太甲大智似愚而內明內實分別博

愛似虛而實厚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帝桀

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御察似類審則是非有似

理訟其實難別也故聖人參訊廣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得其實若其實可得何憂乎驩堯何廷乎有苗

之九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訥貌惡仲詭情御反

或失其賢孫疑非人情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

尋其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雖其

得其體氣粗察其所依似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蓋

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敬生於父子是故孝經以愛為

至德起父子之親以敬為要道終君臣之義易以感

故為至德

為德氣通以利養人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

德施化無方以虛為道寂寞無倫禮以敬為本禮由陰作

清然樂以愛為主樂山陽來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

之誠方在哺乳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

通也物體道脩德故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

者歸之是以歸好敬而衆人不與衆人以樂愛愛多於

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常人衆

死則事成業濟是故何則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

勢難久之動必肅容過之不久逆旅愛之為道也情親

意厚深而感物以翳桑之人倒戈報德是故觀其愛

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

在禮敬則嚴肅而外內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

肅穆之風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

機杼其所欲則喜其為有力者譽焉獲不杼其所能則

怨其為辨給者稱三緘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已所能以

所以謙損下之則悅卑損下人犯其所乏則姻悅人皆

其所長惡已所短故稱以惡犯姻則妬自伐其能人所

犯人所姻也今伐其所害生也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

不欲遂其志志之所欲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遺難而

善士樂督政之訓政脩而能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

術士樂計策之謀廣其策而辨士樂陵訊之辭求賢能

貪者樂貨財之積貨財積則貪幸者樂權勢之尤勢權

之尤則幸者竊其柄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

則喜也所欲之心杼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

獲其志則戚憂已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奮憤

盡其德行不訓則正人哀哀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

者歎歎歎不能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思不得貨財

不積則貪者憂憂憂無所收其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

其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所怨不杼人情莫不欲

處前故惡人之自伐皆欲居物先故自伐皆欲勝之

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惡其有勝是所謂

自伐歷之則惡也終不自伐者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

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

之以謙則無不色悻不能問否是所謂以謙下之則

悅也是以君子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

則悅稱其是故人駭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憤悶

所短則愠是故人駭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有若覆冒

是所謂駁其所乏則姻也其心姻疾人情陵上者也

見人勝已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害也雖惡我自伐

若以長駁短是所謂以惡犯姻則妬惡生矣長以已之

之短而取其害是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

以達者不為之也皆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知物情已終不校拒也

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誰行謙敬小人則不

然既不見機害不達妬而欲人之順已謂欲人以佯愛

敬為見異孔光遠巡董賢欣喜以偶邀會為輕謂非本心苟犯

其機則深以為怨而小難事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

之志可得而知也賢明志在退下鄙劣志在陵上是

所憂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何謂觀其所短以

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周智不能故直之失也

訐刺直傷於義故其剛之失也厲君不切傷於理故諫

和之失也悞悞弱不及道故宮之奇介之失也拘愚

不達事尾生守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

不可非其訐恕用人訐也直訐也者直之徵也能非訐不剛

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剛用恕人之

厲厲也者剛之徵也能為剛不和者不悞無以保其和



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懦用其人和悞也者和悞也和之徵也

非懦和不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

拘用其人拘也者介之徵也非拘然有短者未

必能長也純訐之有長者必以短為徵純和之人

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剛欲必采

之於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德載

而義者德之節也所制德之禮者德之文也禮德之信

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智者德之帥也非智不夫智出

於明明達乃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

火日所以照晝夜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火日愈明

智達所以明物理聖人猶是故守業勤學未必

及材學生能者次材藝精巧未必及理因習成巧理義

辨給未心及智理成事業智能經事未必及道經役智

去道思玄遠然後乃周道無不載是謂學不及材

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變而後及道也者

回復變通理不繫一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

為勝仁者見濟物之資合而俱用則明為將仁者待明

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威以使之以明將義則無不

勝示以斷以明將理則無不通萬事乃達然則苟無

聰明無以能遂暗者昧時何故好聲而實不克則恢

恢迂遠好辯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好法而思不深

則刻於理過好術而計不足則偽詐詭誣是故鈞材而好

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

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明也是以動而為居上下法言

不亢在閣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

人物志卷下

魏 散騎常侍劉 邵 撰

涼 儒林祭酒劉 昞 注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以人物之理妙而難明

七繆一曰察譽有偏頗之繆徵質不明故二曰接物

有愛惡之惑或情同忘其惡或三曰度心有小大之

誤或大小暗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成

者有晚智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均則相競而晚成者

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藉富貴則惠施而名申乞求而名壓七曰

觀竒有二尤之失理妙尤含藏直尤虛夫采訪之要不

在多少事無目細然徵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

而信不能察故人以為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為非則

意轉而化之信人毀譽故向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

信毀譽者心雖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

無嫌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

萬原明既不察加之愛惡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受

情則實是非是疑豈可勝計不暢其本胡可必信去受

理得矣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雖聽以言常不知人

者以耳敗目親見其誠循故州閭之士皆譽皆毀未

可為正也或衆附阿黨交遊之人譽不三周末必信

是也貌交結致譽而行違之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間必

每所在肩稱言忠信行篤敬雖上等援之下等推之

蠻貊推之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諂諛

况州里乎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非之者多偏下

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有毀非之者多偏下

失上則其進不傑衆雖推之故誠能三周則為國所

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

或違正阿黨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群若有

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奇絕絕衆而耳所聽采以多

為信不能審查其材是繆於察譽者也多信言察物必

聖人如有所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皆不同之也愚情苟

不明質或踈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踈何以論之

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既有一是非以其所是順已

所長惡人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與

已同志其百非謂矯駕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

為至孝殘挑為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善或有

短一以其所乏不明已長善人一短與以其所長輕已

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違忽忘其善皆棄謂曲杖為

也首葬棺是惑於愛惡者也微質暗昧者其於接物

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曠小精微所

以入神妙也麗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躁則失身志大所以

戡物任也不勝則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大則故詩諒文

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王

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誅紂定天由此論

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故三分天下有其二

心大志大者豪傑之雋也志大而心又心大志小者

傲蕩之類也志小而心闊故心小志小者拘悞之

人也心近志短衆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不

能下或壯其志大便見項羽號稱強楚是誤於小大者

也由常誤於小大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

而速成者質清氣舒則秀異故有晚智而晚成者

質重氣遲則久而後成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濁

故公孫含道久而後成章有少有令材遂為雋器者

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年有少有令材遂為雋器者

老聖人叩腰而不能化四者之理不可不察

發奇而通理長愈明故常材四者之理不可不察

其早用之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

端緒仲尼戲言俎豆故文本辭繁初辭繁者麗辭始給

口必給論也者長仁出慈恤幼慈恤者施發過與

好必慎生畏懼長幼多畏者廉起不取幼不妄取早智

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晚成者奇識而舒遲智雖

能識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遂務者周達而

有餘事無極小而衆人之察不慮其變常以一槩責

是疑於早晚者也或疑早成而疑晚智或以晚智而

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利與之名損害之源在於非失

皆欲使是得在已賢者尚然能明已足莫過同體

於我則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

能明已同體能明已是憎惡對反而毀之是以惡而

而譽之以親而譽之則雖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

之序異雜而不尚也則雖不憎亦不尚之無他故焉夫譽同體毀對反所以証彼非而著已

是由與已同體故証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已

也彼非而著已是也証至于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已

無害則序而不尚非不以無損益何所以尚之是故同體

之人常患於過譽譬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大

及其名敵則歎能相下若俱能負鼎則爭勝是故直

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則見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評

刺已之非則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則見心類露而

不能納人之徑說已徑盡則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

人見人乘人則而不能出陵已之後人陵於已則是

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並有旅力則性同

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恐彼勝已則此又同體之

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則非毀之已直或與明而毀

明人明過於心動而衆人之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

體同也體同尚然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申壓富貴遂

達勢之申也身處富貴物不能屈是以佩六貧賤窮

匱勢之壓也之身在貧賤志何申展是以黑貂上材之

人能行人所不能行非凡云為人之動靜固是故達有勞謙

之稱窮有著明之節謙濟世退則履道坦坦幽人貞

吉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之智申壓在時故是

故藉富貴則貸財克於內施惠周於外資財有餘見

瞻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思紀匡救其惡是以見援

者闡小美而大之曹丘見接為季布揚名是以雖無異

材猶行成而名立夫富與貴可不欣哉乃至無善而

人恭况他處貧賤則欲施而無財欲援而無勢有慈心

極識奇材親戚不能恤朋友不見濟外無蔬食之饋

而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氣皆空薄怨望者並至

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已遂雖無罪尤猶無故而廢也

夫貧與賤可不憚哉乃至無由而生謗無故世有侈

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况他人乎天下皆富則

儉名由進退以行雖在農能稼未必能穡是路且有辭施

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皆饋之足且

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得辭施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

所告家貧戶乏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

與嫂叔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既

自足復須給賜則名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已既不足美行成所為遂達

則微降而稍退上等不推而下而衆人之觀不理其本

各指其所在謂申達者為愚短是疑於申壓者也材

雖鈞貴賤殊塗申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

壓之變在乎貧富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寡失

形而外察之故失繆之由恒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

列是故非常故尤妙之含精於內外無飾姿警金水

不外朗故馮唐尤虛之人碩言瑰姿內實乖反循燭

照灰燼內暗故韋主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

玄機明異希其精不察或以貌少為不足觀峻茂貌

或或以瑰姿為巨偉見江充貌麗或以直露為虛華

以其款盡或以巧飭為真實巧言如流是以早拔多

誤不如順次或以其羅為早成而用之夫順次常度

也苟不察其實亦馬往而不失故使順次亦不能識

故遺賢而賢有濟則恨在不早拔故鄭伯謝拔奇而

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悔任意而獨繆則悔

在不廣問秦穆不從蹇叔廣問而誤已則怨已不自

信隄囂心存於漢是以驥子發足衆士乃誤韓信之

功淮陰乃震夫奇惡豈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



竒逸美異也之故非識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強為衆

智之雋也而不傷於質弱荆叔色平而神勇為衆勇之傑

也而不傷於色和然則雋傑者衆人之尤也竒逸過於衆

能聖人者衆尤之尤也故通達過衆不能逮其尤彌出者

其道彌遠孰能與於此精其故一國之雋於州為輩

未得為第也州郡未及其第目比於一州之第於天下

為根州郡不可及根一回反樞也雋天下之根世有

優劣英人召管齊應運乃出是以伊是故衆人之所貴各貴其

出已之尤則智材勝已而為貴而不貴尤之所尤尤之所識

是故衆人之明能知輩士之數衆人明者粗知而已而

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輩士之明能知第目

之度出輩明者粗知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

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瞻之在前不能究之入室

之奧也欲從有所末由也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

可得而窮已為當擬諸形容象其物宜

效難第十一知人材難審效焉之難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竒遊難有知之

而無由得效之難無由得知之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

微奇智無形狀能神而明欲入其神其道甚難固難知

之難也難知人則哲惟帝乎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守

其一方故各自立度以相觀采歷觀衆才能或相其形

容取以貌狀或候其動作取以進趨或攷其終始取以發正

或揆其儼象取以旨意或推其細微取以情理或恐其過

誤取以簡恕或循其所言取以辭旨或稽其行事取以功效

八者遊雜准各以意之所無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

但取其同於已而失其異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

於已已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

或色貌取又有居止變化之謬心存魏闕故其接

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有所聖人聽言觀行

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狀似異美深明沉漠則以

為空虛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研精至理

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強指物類好說是非則以為

臧否妄說是非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強議賢愚平

道政事則以為國體妄論時事猶聽有聲之類名隨

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為之名猶聽猶音而

也世之疑惑皆此類也是以魯國儒服夫名非實用

之不效南箕不可挹酒漿故曰名猶口述而實從

事退故衆觀形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

真智在中衆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衆退而實從事章則名立

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淺智無終深智無始故衆故必

待居止然後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故居視其所安其

禮窮視其所為勤於智貧視其所取存於信者然

後乃能知賢否反此者賢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

也豈相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畧畧在變通且天下之

人不可得皆與遊處得視其外狀可以或志趣變易

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

而易顧李軾始專心於光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

從欲王莽初則布木折節此又居上之所失也情變

誰能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情

故非審人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已難或

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未及進達或所識者

未拔而先沒已未及拔舉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

高鞅而魏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首足皆碎百里美或

器非時好不見信貴實者何由見進老或不在其位

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首足皆碎百里美或

器非時好不見信貴實者何由見進老或不在其位

由得拔所以抱璞泣或在<sup>其位</sup>以有所屈迫何武

而為王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

當值明王三者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已

在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智達已復須在位

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雖識辨賢愚而屈

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賢善而明人雖心好是故知與

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用與不用同

於眾總紛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次不知者

亦自以為未識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

曰知人之效有二難是明以人常當運其聰智廣其視

避仇譬拔賢不棄幽隱然後國

釋爭第十二賢善不伐况小事乎

蓋善以不伐為大為善而自伐其

而往自賢之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

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

天却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此

大夫矜功陵物或宗移族滅或逃禍然則早讓降下

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矜奮侵陵者

塞之險途也以其虎所以禦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

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不苟蹈是以君子舉不敢越

讓以敬懼獨處如不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

福通於長久也子外孫賴以免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

能好以陵人初無以陵細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奔能

所害有功者人毀之人情所毀敗者人幸之覆敗

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

籍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中道而斃後者乘之譬

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

爭途塞動然好勝之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

乃云古人之所讓以得今人讓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

留滯故行坐汲汲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矜

起等不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厲故趙川不顧

偏師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譬虎狼食生物夫

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遂以抗遇暴必構

敵難灌夫不為其田劫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

難明俱自是而非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

者傷馬得而兩者全死大且人之毀已皆發怨憾而變

疊也若本無憾遺事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木凡

必因其事類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言

有端角故已之校報亦又如之復當報誇終其所歸

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之形狀不知其實是以

信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已說人亦說

已之穢雖詈人並辭競說者為貸手以相毆辭忿則

既毆人人亦毆已此為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毆借

何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已能

人亦自責兩不言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所以爭

不能恕已自責而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已是故心

休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

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若彼賢

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德輕在彼若德鈞而彼

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次夫何怨哉且兩賢

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均而不爭讓爭雋未別則

用力者為憊矣雋等而名未別是故蘭相如以迴車

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聞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知

故回車退避或酒炙迎送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虫微物耳尚知蟄屈充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

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下之辱知早讓之可

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

而為福晉文避楚三舍而為友為相如下廉頗而

使怨讐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

高君子之道豈不裕乎若當年何後來之能福且君子

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變鬪之大訟大訟起於纖芥

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辱惡為無傷

而不去故罪大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為謙德也

怨可以在纖微則謙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

不息遂成江河水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

之害思復以須臾之忿忘終身之彭寵以朱浮之却終

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以宗小故違終始之禍福之機可

不慎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李向聞雜曹是故君

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為利銳前無堅敵以自修為棚

槽物修無已者靜則閉嘿泯之玄門動則由恭順之通

路時可以靜則重閉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

得節故勝無與爭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苦

不以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何苦

然者悔恚不存于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也執循不  
乎彼顯爭者必自以為賢人而人以為險詖者以為  
專固自是是非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  
人得不爭乎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桀兕而櫻虎其  
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衆  
起言險而行違必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  
之爭以謙讓為務者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  
由於爭途者必覆輪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  
謂三等大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有功而伐

之二等故自伐其能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於上等愚而  
好勝一等不自量度賢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賢而  
能讓三等歸善於上等緩已急人一等性不怒人急已  
急人二等福戾峭刻急已寬人三等謹身恕物凡此  
數者皆道之奇物之變也是為奇變三變而後得之  
故人莫能遠也何由能及其哉夫唯知道通變者然  
後能處之處上等而是故孟之反以不伐獲聖人之  
譽不伐其功管叔以辭賞受嘉重之賜不貪其賞嘉  
夫豈詭遇以求之哉乃純德自然之所合也豈故不



詭情求名耶乃至直彼君子知自損之為益故功一

發於中自與理會也而美二成名立而行小人不知自益之為損故一伐而

並失自伐而行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

爭之也不伐而名章讓敵者勝之也下衆者上之也

謙讓而敵服君子誠能觀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玄

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途避忿肆之險

上等遠燕雀於啁啾正鳴鳳於玄曠然後德揮擢於來今清光伴於往代

### 人物志卷下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篇

第皆與今同列于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炳重其書

始作注詳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

其複重附益之文為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

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輒意改云邵之叙五行曰簡

也徧檢書傳無明矻之証案字書矻者以石刺病此

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

能究知不爾則邵當愚謂明矻都無意義自東晉諸  
公草書啓字為然疑為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魏志作勉邵

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

才之意說文則為邵音同上但召旁從耳訓高也

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

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罵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

偏傍之別今定從邵云建安中為計吏詣許太史上

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邵曰梓慎禘竈古之良史

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  
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為變豫廢  
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或善其言勅朝

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  
受詔集五更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亮  
荀詢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  
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羨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  
興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焉景初中受詔為  
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謂宜制  
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  
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

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  
受詔集五更群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疑  
荀詢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  
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羨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  
興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焉景初中受詔為  
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謂宜制  
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洛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  
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  
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

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